



09448

孟子卷五

漢太常京兆趙

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

驥訂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世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康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

孟子

卷五

滕文公

永懷堂

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故勉世子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惟有行善耳復何疑邪

成覯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成覯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我亦能為之何為畏彼之哉

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言欲有為當若顏淵庶幾成覯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此勉世子也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所法則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

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

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

孟子

卷五 滕文公

二

永懷堂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

孟子歸在鄒也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

飣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哀也飣糜粥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繻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且志曰。魯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百官。自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謂我問孟子。

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其信我也。

孟子 卷五 滕文公 三 永懷堂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

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丘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歠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卽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之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

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

世子聞之。知其
在身欲行之也。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廬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

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平者大悅。

四方諸侯之殯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犬悅其孝行之高美也。已。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詩邶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為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

之事無休已。

孟子

卷五 滕文公

四

永懷堂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為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為充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十一之制也。

湯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湯虎。曾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湯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

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設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取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養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樂歲豐年復冥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既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人糞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饑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之也

孟子

卷五

滕文公

五

永懷堂

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少轉尸溝壑安可以爲氏之父母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

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土履維天之先爾公田豈
以次及我私田也猶駘人臥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爾
公田知雖周家之時
亦有功之之制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

以學習禮
教化於國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

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
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彙
倫攸序謂其常
事有序者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孟子

卷五 滕文公

六

承懷堂

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
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

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
王新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
也

使畢戰問井地

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
去典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

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

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鈞井。且平穀。厥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收之處也。

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暴君殘虐之君。汚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券。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福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

野人莫養君子。

福。小謂五十里也。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爲善政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孟子

卷五 滕文公

七

永懷堂

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共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圍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法。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潔也。土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納土無祭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者。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業多少。有上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當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言也。

死徙無出鄉。

死謂葬死也。徒謂受土易居于
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務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
宰曰。八日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奸惡也。疾病相扶持。扶
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
教民相親睦之道。和睦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

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
其公田之畜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
一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

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孟子

卷五 滕文公

八

永懷堂

略要也。其井田之太要如是也。而加慈惠
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

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

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許姓。行名也。治爲神農之
道者。踵至也。廛居也。自術遠方之人。願爲氓。氓。野人也。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捆
猶叩。搯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飲食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

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
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棄陳良之儒道更學

許行神農之道也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陳相言許行以為滕君未達至道也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養殫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相言自許以為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養殫熟食也朝曰養夕曰殫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為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為賢君子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者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孟子

卷五 滕文公

九 浙江書局補刊

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也

曰然。

相曰然許子自種之

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

曰否許子衣褐。

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棠衣也一曰麤布衣也

許子冠乎

孟子問

相曰然

曰冠

相曰冠也

曰奚冠

孟子問許子何冠也

曰冠素

相曰許子冠素

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相言許子以粟易素

曰許子奚為不自織

孟子

卷五

文公

十

浙江書局補刊

孟子曰許子自織素乎

曰害於耕

相曰織紡害於耕故不自織也

曰許子以釜甌爨以鐵耕乎

爨炊也孟子曰許子甕以釜甌炊食以鐵為犁用之耕否邪

曰然

相曰用之

自為之與

孟子曰許子自治鐵陶瓦器邪

曰否。以粟易之。

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為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為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為反與百工交易紛紛而為之煩也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故交易也

孟子

卷五 滕文公

七

永懷堂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

孟子言百工各為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耕且為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者也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

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

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勞心君也勞力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者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

舉舜而敷治焉

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治其土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之火正也烈熾益視山澤草木熾者而焚之故禽獸逃匿而奔走遠竄也

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

孟子

卷五

滕文公

十一

永懷堂

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

耕得乎

疏通也淪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如此寧可得耕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棄爲后稷也樹種藝植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

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子君君臣臣夫夫
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是為契之所教也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
放勳堯號也遭水逆行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
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靡窮德恩惠之德也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重俞
陳相曰大堯堯之為昏對天為大堯堯之為昏對天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
下得人者謂之仁

孟子

卷五 滕文公

七

永懷堂

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為已
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為已憂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
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尚為易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
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入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
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
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音德之大矣於天子
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小聞變於夷者也

言以諸夏之禮義化蠻夷之人可
示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同其道也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

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

遂倍之

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也所謂豪傑過人之
士也子之兄弟謂陳良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
更學於許

行非之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

皆失聲然後請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任猶也失聲悲不能成聲賜孔子冢上祭祀壇場
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

子
卷五 滕文公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

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
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為
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
盛陽也皜皜白甚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於聖人之坐
席乎尊師道

故不肯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

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

者

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馱鳥耳馱博勞鳥也詩云
七月鳴於樹林後動者也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

者

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馱鳥耳馱博勞鳥也詩云
七月鳴於樹林後動者也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

通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缺舌與曾子
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止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於幽谷
曾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

善惡矣

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
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蠻之人難
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善
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

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

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復為孟子言如此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布無二價不
相偽詐不相欺愚亦大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

孟子

卷五 滕文公

五

承襲堂

大小謂尺寸皆言同價
故曰市無二價者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于比

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

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性情也
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
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價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
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價而賣
之入豈肯作其細哉時許子教
人偽者耳安能治其國家者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
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

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

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却之

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之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不直言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

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

也

孟子

卷五 滕文公

去

禾懷堂

我聞夷子為墨道者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欲以此道易天下之也使從已豈肯以薄為非是而不貴之也始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事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以為戒也吾欲以此攻之者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

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之夷子名也蓋儒家者曰古之治即若愛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為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親疎也但施愛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為獨非墨道也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

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

也

親愛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耶？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愛救之，故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愛況之，未盡達人情者也。故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爲二本，故欲同其愛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

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傍坑壑也。其父母終擧而委之，棄於壑也。

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嘜之，其頰有泚，眦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孟子

卷五 滕文公

七

永懷堂

嘜相共食之也。頰，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爲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爲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藁，裡籠車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亦有道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孟子言是以爲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爲問者有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

孟子卷五終

孟子卷六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乎如一見之黨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已信道故言宜若可為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孟子

卷六 滕文公

永懷堂

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招之而不至也

志士不怨在溝壑勇士不忿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困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為也已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尺小尋者尚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其利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賤工也。

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也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

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

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

強而後可。

強要奚乃肯行。

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

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

孟子

卷六 滕文公

永懷堂

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

謂王良良不可。

王良不肯。

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範法也王良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

不習於禮也。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臆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

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知羞耻，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于。

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任曲，何能正人。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

下熄。

景春，孟子時人，爲縱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

孟子

卷六 滕文公

三

承懷堂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稱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

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抑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以為之大丈夫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

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

質臣所以執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不執不實則出疆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爾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公明儀賢者也言古人三月無君則明當仕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

孟子

卷六 滕文公

四

永懷堂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

宴亦不足弔乎

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菑也

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腴也惟

辭也言惟細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坂口殺

無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奠猶素人曰不亦可乎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出疆何為復載質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言仕之爲急
若農夫不可不耕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
難仕何也

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
此君子何爲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爲不急仕也

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
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
母國人皆賤之

言人不可觸情
從欲須禮而行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

孟子

卷六 滕文公

五

永懷堂

穴隙之類也

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
其道亦與鑽穴隙者無異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
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爲甚奢泰者也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

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簞筥也非其道一筥之食不可受
也子以舜受堯之天下爲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彭更曰不以舜爲泰也謂仕
無功而虛食人者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

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薛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也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見其四餘羨者也

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

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食與

孟子

卷六 滕文公

六

承懷堂

彭更以為彼志食於此亦但志食也

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

食功乎

孟子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

曰食志

彭更以為當食志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為也然而其志反欲求食則可食乎

曰否

彭更曰不可也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功也非食其志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仁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問宋當如齊楚何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

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

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

孟子

卷六 滕文公

七

永懷堂

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

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

婦復讎也

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為一夫報仇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

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

后來其無罰

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二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元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之不行也不使去者變休也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筐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

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筐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

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筐厥玄黃謂諸侯執玄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成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

孟子

卷六 滕文公

八

不懷堂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於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糾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為有光之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漢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

齊楚雖大何畏焉

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為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為君何畏齊楚之國焉

孟子謂我不得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不勝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

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傳之使楚人自傳相之邪

曰使齊人傳之

不勝曰使齊人

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

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言使一齊人傳相眾楚人咻之咻之者囁也如此雖日撻之必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眾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

數年而自齊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

孟子 卷六 滕文公 九 永懷堂

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

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即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為不善者也

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二薛居州

如宋王何

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時王當誰與為善乎一薛居州為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

宋王也

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

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臣不肯見
富且貴者也

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追斯可以見

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
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

拜其門。

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

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孟子

卷六 滕文公

十

承懷

矚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

曾子曰。替肩詔笑。病于夏畦。

脊肩。疎體也。詔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而赤心不正之貌也。由子路各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

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

何如

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爲喻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公都子孟子弟子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

孟子曰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

孟子

卷六 滕文公

十一

永懷也

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

天下之生民以來也迭有治亂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逆之故無定居埤下者於樹上爲巢窟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而處之

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尚書逸篇文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也洪大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

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

之。

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為菹。水流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為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為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饑寒並至之厄。其小入則放僻邪侈。故作邪偽之說。為姦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眾也。田疇不墾。故禽獸眾。多謂芻蕘之時也。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

孟子

卷六

滕文公

十一

永懷堂

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續。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繼承。夫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正道遂威故作春秋因魯史記故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與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于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

食人也

孟子

卷六

滕文公

三

永懷堂

公明儀魯賢人言入君何崇庖厨養大馬不恤民是為率禽獸而食人也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克塞則率獸食人將相食。

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為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矣

說與上

篇前

首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此詩已見上篇說。

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是周公所欲伐擊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諱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

孟子

卷六

滕文公

古

永懷堂

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故曰聖人之徒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

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

聞，目有見。

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取者，是以絕糧而飯也。蠶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

凡仲子之操，則劓而後可者也。夫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巨壁
而已

孟子卷六終

孟子

卷六

夫

永懷堂



孟子卷七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離婁章句上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以為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道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名篇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離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孟子 卷七 離婁

永懷堂

師曠晉平公之樂大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道也

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世之法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愈邇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乎真不可勝用也

盡已目力續以其四者方圓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音須律而正也

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蓋心欲行思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

孟子

卷七 離婁

二

永懷堂

智乎

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是以惟仁者宜居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王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

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調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網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

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是言國無禮義必亡。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詩大雅板之篇，天謂工者蹶動也。言天方動，汝無然沓沓，但為非義非禮，背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為之事，使君為敬，謂行堯舜之仁，是為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勉之。君言吾君不肯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為賊。其君也，故有恭敬賊三者之義。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孟子

卷七 離婁

三

永懷堂

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堯舜之為君臣道備。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

治民賊其民者也。

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

身危國削。各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各之謂諡之也。諡以幽厲，以章

其惡百世傳之孝
子慈孫何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矣以前代善惡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鑒于殷之所以亡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

興存亡者亦然

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而已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

酒

孟子

卷七 離婁

四

永懷堂

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喻惡亡而樂不仁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

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反其仁己仁獨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耶反其敬己敬獨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恒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家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為本也是則本正則立本傾則踏固在所敬慎而已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

乎四海

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為君矣沛然大洽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

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孟子

卷七 離婁

五

永懷堂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齊景公齊侯景謫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為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為婚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今小國以大國為師學法度焉而恥受命教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

下矣

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天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美之故七年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裸墜之禮將專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

孟子

卷七 離婁

六

永懷堂

能執熱而不以濯

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其爲國誰能遠仁而無敵於天下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歐魚者獺也為叢歐爵者鷓也為湯武歐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歐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廣野歐之則歸其所樂願墮也鷓土鷓也故云諸侯好為仁者歐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

孟子 卷七 離婁 七 永懷堂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前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為灸人病乾久益善或以為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為沉溺之道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為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孟子

卷七 雜要

永懷堂

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己始，求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

伯善養老者

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

太平國望也亦脾紉世隱居東海曰聞
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
歸之其子焉往。

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
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往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為政矣天
以七紀故云七年文王特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
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眾易
以行善故五年足以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
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孟子

卷七 離婁

九

承懷堂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
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為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
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
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
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
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
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
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修德而富
國者罪次合從
連橫之人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眸子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心也。

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

為恭儉。

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

孟子

卷七 離婁

十

永懷堂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各。豈可以聲音笑貌強為之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

孟子曰禮也。

禮不親授。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否邪。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
出是爲豺狼之心也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孟子告髡曰此權此
權者反經而善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髡曰天下之道溺矣
夫子何不援之乎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
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問父子不
親教何也

孟子

卷七 離婁

十一

永懷堂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云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

焉

易子而教不欲自相責以善也
父子之恩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爲太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

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

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

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

者可也。

將徹請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

孟子

卷七 離婁

十一

承懷堂

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為至孝。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偏。適我。聞非格正也。時者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得大人為輔臣乃能正君也。非法

也。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者。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人之所患思於不知已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乃惑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

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之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

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來也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孟子

卷七 雜費

三

永懷堂

樂正子曰先生何為非克而出此言也

曰子來幾日矣

孟子問子來幾日子

曰昔者

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深思望重也

曰舍館未定

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即來也館舍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手

曰克有罪。

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啜也。我不意于學古之

道而以餽啜也。

謂不以告藝也。曰餽者與音同也。而樂正子亦與音同也。

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驪者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餽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

故言不意子但餽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孟子

卷七 離婁

四

永懷堂

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罔視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

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禮義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也。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也。

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

然。

舜不以天下將歸已為樂辨泣于天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為大孝。

孟子

卷七 離婁

十五

永懷堂

舜以不順親意是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

孟子卷七終

孟子卷七終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鄆鎬之地

孟子

卷八 離婁

永懷堂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

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王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卿為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

病涉也

以為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

可以成
鹿深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君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為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悅之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及之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羞等其心所執若是也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孟子

卷八 雜叢

二

永懷堂

宣王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以為服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

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

則為之服矣

為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為之服矣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

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曰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

讎何服之有

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為鵠蒙害，仁鳥憎近，此之謂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為法，政必從之，是上為下則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此皆大人之所不為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已也。

孟子

卷八 離婁

三

永懷堂

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質，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人不為苟得，乃能有讓于乘之志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為己甚，泰過也。孟子所以譏踰牆距門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果能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二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能奉大事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造致也。言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已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然也。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

孟子

卷八 離婁

四

永懷堂

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

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居之安，若已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妄事之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若文王治於岐邑，是也。天下不心

服，何由而王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發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

是是之取爾

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况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也可立而待之者以其無本故也

孟子

卷八

離婁

五

永懷堂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眾民去義君子存義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

而不由爾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

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之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孟子

卷八 雜學

六

永懷堂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乘者輿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鬻凶之類輿於記惡之成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

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
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予我也我未得為孔子門人

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

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各亦不陷於惡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

羿

羿有窮居羿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若將歸自田家衆殺之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羿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論之

孟子 卷八 離婁

七 永懷堂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

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不可以

執弓吾死矣夫

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瘡疾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

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

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

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

也其取友必端矣

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發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殺之何由有逢蒙之禍乎

孟子曰西子蒙不察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察以不潔汗巾巾而蒙其頭面面雖好以蒙不察人過之者皆自掩鼻懼聞其臭也

孟子

卷八 離婁

八

永懷堂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類者也而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待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為治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本耳若杞柳為桮棬非杞柳之性也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

事也

禹之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

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一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但循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則為大智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雅求其故常千歲日至之日可坐而致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月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

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之貴臣主驪字子敖者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詣於貴

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

孟子

卷八 離婁

九

永懷堂

驪言是簡驪也。

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

孟子問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

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孟子問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為簡異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

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存存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亦必反報之於已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

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於我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

我必不忠

君子自謂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

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

孟子

卷八 離婁

十 永懷堂

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

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

患則君子不患矣

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逆也求之患非已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為患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

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救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當乎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者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者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其位。故勞佚異。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

孟子

卷八 離婁

十一

永懷堂

問何也。

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此。五不孝中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

恩之大者。

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

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盍，何不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

曰：無萬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

孟子

卷八 離婁

十一

永懷堂

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將來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

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為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待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効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

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魯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

人，未有與焉。

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實師不與臣同耳。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

守。

似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

子思。易地則皆然。

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曾子為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為臣。委質為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地。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儲子。齊人也。瞞。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眾人之容乎。

孟子

卷八 離婁

七

永懷堂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

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

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

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門之

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

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墻間郭外冢間也乞其餘者所餘酒肉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神

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

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誇毀之

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爲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

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

卷八 離婁

由 永懷堂

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

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

孟子卷八終

孟子卷九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萬章章句上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其所以事親之道曰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問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舜耕于歷山之時也

孟子曰怨慕也

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

孟子 卷九 萬章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

天子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秋天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也已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

怨無怨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為言高息之問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怨怨然無憂哉因以萬

章具陳其意耳

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我共人予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實於已而非感焉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舜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一十篇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水禪其餘入庶無事故不見于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於經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

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洽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為不愛於父母其為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在

孟子

卷九 萬章

二

永懷堂

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

欲貪也

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

以解憂

言為人所悅將見禪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為可以解已之憂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

不得於君則熱中

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

不告而娶何也

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而娶也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

孟子

卷九 萬章

三

永懷堂

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對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

也

禮娶須五禮父母先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齎糶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捨之

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廩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從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

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
從而蓋掩其井以爲舜死矣

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

象舜異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
奉故謂之君威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
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爲己之功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次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

干戈朕琴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棲

干柄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弼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
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寢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爲

妾也

孟子

卷九 萬章

四

永懷堂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

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悒然反駢曰我鬱陶
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

舜曰唯茲臣庶汝其予治

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
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
已與何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

曰笑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惡已也仁入愛
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

詐偽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
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
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

哉得其所哉

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
子也孫喬犬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圍魚在水羸劣之
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起水深處也於口得其所哉重言之者嘉得魚之志也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
而喜之奚偽焉

孟子

卷九 萬章

五

永懷堂

友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烹其魚象以其
愛兄之道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爲僞喜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怪舜放
之何故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舜封象於有庠或
有人以爲放之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

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庫

之人笑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對之

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
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不當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象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孟子言仁人於象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既已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為匹夫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萬章問放之意

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庫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

孟子

卷九 萬章

六

永懷堂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

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思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

此之謂也

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

歲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

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

有威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始戾戾矣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

歲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舜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威瞽不自戾也孔子以為君父

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

孟子曰否

言不
然也

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挾東作謂治農事也

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

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為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

孟子

卷九 萬章

七

永懷堂

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日一王一言
不得並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不以堯
為臣也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

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徂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主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

王事我獨賢勞也

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

遺民也

文詳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通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為王臣謂舜臣其父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孟子

卷九 萬章

八

永懷堂

尊之至譬睎為天子之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為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于也

書尚書逸篇祗載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懼戰懼貌舜既為天子敬事嚴父戰慄以見瞽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

而于也以此解成丘蒙之疑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

孟子曰否

堯不與之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吾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是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萬章言誰與之也

曰天與之

孟子言天與之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

孟子

卷九 萬章

九

永懷堂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萬章欲知示之之意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

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

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

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為也天與之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

孟子

卷九 萬章

十

永懷堂

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

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胤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言隨 天也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寡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啟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

孟子

卷九 萬章

十一

永懷堂

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莫無也人無所欲為而橫為之者天使為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自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

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

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益值啓之賢伊尹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至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桀囚二年仲壬四年太

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

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

太甲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有怨其強行艾給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

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

孟子曰否不然

孟子

卷九 萬章

十一

永懷堂

否不是也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

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

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視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眴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豈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

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吊往聘之豈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

湯二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飲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孟子

卷九 萬章

十三

永懷堂

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溝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救民之德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

枉己者，尚不能以正人，况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

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爾焉能挽我也。歸潔於身，不污己而已。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我聞伊尹以仁義于湯，致湯爲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爲道。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亮。

伊訓尚書逸篇各牧官樂宮朕我也諳湯也哉始也亭殿都也
言意欲謀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其宮桀起自取之也湯
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
毫遂順天而誅之也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行人瘠環有諸乎

有人以孔子主於癰疽癰疽之醫者也瘠環名傳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御人也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否不也，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爾。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

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行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孟子

卷九 萬章

由

永懷堂

顏雝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為主彌子彌子報也因子路欲為孔

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也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為無義無命者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

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

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

罪故謚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益但曰陳

侯周是時孔子遭厄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懷侯周臣

也於衛齊無厄難何為主癰疽瘠環者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

行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爲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爲聖人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羊之皮食牛以要秦

繆公信乎。

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穀羊皮爲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好事則取人之德行者爲設此言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

虢宮之奇諫

孟子

卷九 萬章

十五

永懷堂

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而假晉道

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

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

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

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看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二智知食牛干秦爲

不然也宰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

自當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人自鬻於汙辱而已輔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
喜好名者尚不肯為也沉賢人苦辱身而為之乎

孟子卷九終

孟子

卷九萬章

去

永懷堂

